

十二月

1

本片卷自 1946 年 1 期
至 1946 年 2 期

1946

年

1

—

2

期

十二月



十二月文藝社編輯兼發行



十二月

第一期目錄

紀念四烈士	許黎平 (1)
學習	田漢 (2)
十二月的憤怒 (速寫)	勒凡 (4)
加入 (詩)	天羽 (6)
寫給走在前面的人 (詩)	碧竹 (7)
李汝聯的死	王季 (8)
悼死者 (詩)	蘇永嘉 (11)
民主伊徒 (三幕紀實悲劇)	檀良 (12)

民國卅五年一月廿日出版

本期定價壹百伍拾元

稿約

- 一，本刊歡迎短篇小說，新詩，雜文，報告等。
- 二，來稿最好有現實的內容，活潑的格調。開倒車的，隔靴搔癢的，不要。
- 三，來稿一經採用即寄給稿費。
- 四，來稿請寫明通訊處。
- 五，來稿除付足郵票外，概不退回。
- 六，來稿請交昆明西南聯大新舍十二月文藝社曾凡。

紀念四烈士

許黎平

在那短促的半年中，歷史在血泊中飄蕩的前進。

在人類那勇躍決鬥的時候，太平時日用普通厚紙糊成的一切標面，其都要剝落！而在一切劣劣與殘廢之前，善良的人也會瘋狂的衝上戰鬥的前列。在十二月二日陰謀案發演的大屠殺中，學生死傷數千人。傷者拾得屍體途中，又遭到暴徒的襲擊，進，醫院又被圍攻，有的因此終於與世長辭。學生何負國家罪孽竟遭此屠戮乎？其實，他們又那裏是死在人類的手中？這不是人的世界，因為惡人者竟做的一點人性都已喪失殆盡。可是，與惡人死鬥站在對面的勇士，沒有猶豫，沒有退縮，憤慨還有什麼比他們的死更崇高呢？

他們是那聲聲有為，是那慷慨激昂，是那屢戰屢敗，追求光明。誰能相信，昨天大家還在一起工作，而如今他們却與我們永別了。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悲劇出演的國度，死亡隨時都會降臨在我們身上。但是，最先犧牲的爲什麼又是這些善良的青年？

從來，民族已有三十個年的歷史了。但在橫貫流注下的民族，除了陰謀家的造謠時編與殺戮的把戲日有進步外，其他還有什麼可以帶耀的？十年前是用大刀，水雷，皮鞭來迫害在海上遊行的愛國學生；而今天是用機關槍打破學校的大門，用手榴彈，刺刀，鋤頭來殺戮呼號烈士，民宇的學生。陰謀家的用意是明顯的。但我不知道將來歷史家將怎樣寫這都殺人的民族史？

的確，戰士的死首先顯示給我們的是「仁德」，「道德」，「國家」，「民族」等等假面目被殺之陰謀家的真面目。但其中也不免死，不畏痛極與解脫，不感於一切的眼淚。死者所留給我們的都是用血凝結成的永不妥協的戰鬥意志，是用血凝結起來不滅滅的自白文牒。多少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淚，多少人的戰士的死加添了他們的仇恨。埋在土中的種子不是毀滅；而倒在戰鬥旋風下的勇士，不是死去啊！

吝惜犧牲者將不知什麼叫做戰鬥，被殺者倘不是爲大眾的前驅，即

更有犧牲的悲劇，而終於只是絕望而已。但在正義與邪惡不兩立的時候，死亡的臨界與痛苦的剝離不能阻礙勇士的前進。雖然他們是沉重的倒下去了，但他們難道不是爲千萬人的自由與幸福獻出自己，去填平前進的坎坎坷坷？他們是像白蘭一樣倒在活人生活的海中，激起了一片狂瀾。誰能估計這死的重量？

一切卑劣的造謠與誣陷的冷嘲已不能損害如注的血流，一切虛偽的造謠與污蔑的金錢也不能壓回它。爲正義與真理而死者血灑淋漓的心血，有人定死者雖前慷慨，有人在那單邊待，要活下去的人若誰如同犧牲後的彼得替爲受難的那路行進一樣，爾後當被不死活在人們心中的自止與仇恨的種子！

死，無論如何是一種損失，但我們想嗎？活著的人要磨牙，這想死者遺留下工作，一筆接續眼淚，一筆填補寫文章，標語，計劃工作……萬人低首定同死者之墓前，欲憤的際出了他們的心，死者活在人民的心中，這難道不是中國的一點希望？

我不知用什麼話才能寫出我們活著的對死去的勇士的紀念。他們是用死來呼號自由，用死來感召同志，用死來說明戰鬥，用死來完成人生的理想，用死來爲活人開路，用死來揭下陰謀家的假面具，我在這裏能說些什麼？

我只見鮮紅的血染他們的胸圍中奔流出來，千萬人在血泊中新生。

編者語

「十二月」本來在十二月號出版了。然而在這些日子來，我們大家滿腹去忙亂了；而且時間確也太多，因此我們一直拖著，到了現在才弄出來。不過我們想這也許還不至完全失掉「十二月」的意義罷！這一期，我們特別爲着紀念「十二月」，所以這裏的內容也都是關於這次運動的。許多性質不次相同的來稿，我們只好暫時不用，或是略有關聯，這裏是我們要同作者們致歉的。

一九三六年

十一、十二那五天，我住在... 住在... 五個... 不... 什... 一個...

——也許是... 也許是... 也許是... 也許是...

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那又何... 那又何... 那又何...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我也... 我也... 我也... 我也... 我也...

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對日...

十二月的憤怒

——「一一·一一」速寫

·勒凡·

雖然已經是十二月，昆明的街道上依然洋溢著溫暖的氣氛，狂風的驟雨似乎不曾有過，偶爾吹來一陣冷風，是活生人們的戰慄。

這兩天來，大街上顯然有新異樣。到處穿掛著許多衣服不整齊的軍人，有些軍裝著了綉花作寬窄，有些却像條有金牙的鬼住手打其若行天；許多綉花和門板都印上被抹過粉筆畫，或是掛滿了一條一條被扯得紛紛的標語；有的上面畫著「赤頭」兩個大字；甚至連一些花柳白濁的廣告上了也遭受難詞的命運。

我們一隊宣傳隊員，每早跑上大街，立刻就分散在懸索的人羣中。我們悶步，一而在燈籠兩旁，在一些沒有人光顧的商店門口，輕輕地插出一份傳單或進索。

在一個街頭拐角上，我特地想起有一個宣傳隊員，他昨天傍晚在那個地方上被毒打的情形。現在動聽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似的，地面上的一根草似乎也沒動了。在一塊門板上補著一行粉筆字：「反對內戰」。我驚地動了步伐跨過街心，吸了一口氣。

我們一窩蜂地進一間物業學校，前面充滿了年青的臉孔，我們進去的人立刻就被包圍住了，立刻又分成幾個小團體。談話在周圍擴散了，臉和在暖陽的陽光下：

「人民在希望，

人民在呼號，

放下你們進行內戰的繩索呀！

英勇地站過來呀！」

我們在一個教室裏，在黑板上迅速抄寫著一行行的歌謠，許多雙烏溜溜的眼睛看著，都看著一個女同學明朗的聲音：

「同學們！我們不要再沉默了。我們看呵！抗戰雖然結束了，但今天我們的國土上：到處又在發著滿洲國的內戰。這回不是打日本鬼子了

；還是我們中國人打中國人呀！我們日本鬼子呀！我們能忍心嗎？我們能認內戰打下去嗎？不，我們起來吧！我們向抗戰內戰！堅決反對內戰！」

一陣熱烈的笑聲中，又站起來另外一位女同學，她興奮地劃著手，指揮著宏亮的大合唱：

「起來！全中華民族的主人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民主自由的城牆
……」

堅決反對內戰
……」

在一個空著的教室裏，我們討論著工作的進行，商業學校的幾個代表也更熱烈地發表意見，他們一個個堅決的嚴守說：

「我們不惜一切威脅和壓力！我們無論如何要堅持抗戰到底！」
「是的。」又是一個更響亮的聲音，「我們應該反對內戰，我們要民主！」

外面衝進一個小同學，他慌張地對我們說：

「有許多帶槍的軍人要打進學校來了！你們趕快準備！」
我們很快地收拾好桌上的東西，一會兒，有人跑進來報告：那些軍人已經走了。我們又開始忙著，繼續在討論：有的在寫標語；有的在寫綱領。

「現在十點多了。」我們的隊長笑著說「我們準備開去吧！下午十二點半我們開會。」

我們都放下沒有完成的工作，推開了紙堆站起來。坐在角上的一個女隊員似乎還沒有聽到，還低著頭在寫著綱領。

「潘斌，下午再來寫吧！」

她拾起頭看我們，泛紅了臉頰對我們笑。我們一邊呼着歉，一邊歸着溫暖的陽光走，在石字路上投出我們匆促掠過的身影。我們在李潤邊分手了，她們幾個女隊員挽着手，一前一後地消失在小巷上。

我們跑到城牆缺口上，從斜坡迎面跑上來許多人，有人拖著滿頭血從我們身邊經過，在校門前的公路上，排列着一隊隊灰衣提著木棍的士兵，氣沖沖的朝着我們。在校門前包圍住更多的士兵，他們衝着打大門，在學校裏發出無數人的吶喊。

在校門的樹旁，有幾個人被一袋袋液桶裡的士兵圍住亂打。有一個人已經支撐不住倒下去了；有一個人攔住一棵樹在樹梢頭上冒出來的鮮血。我們從上面衝下去大聲叫：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呀！」

我們又被兩隊了。學校後面的人聽更響，像滾水在蒸氣。有一個士兵拉出兩隻接的手榴彈，聲音響亮都衝着上處要扔進去。我們跳上土堆，拚命地在喊：

「丟不得呀！丟不得呀！」

有人跳上去關住了，轟隆一聲在旁邊爆炸起來。有一個野野的兵八裂開了褲子在我們旁邊罵道：

「殺絕他媽的共產黨，狗畜的。」

一陣哨子的聲音，從剛離的人群中飛過。學校的大門劈拍地破了，裂縫上伸出許多桌椅和木料，里面的人聲又哄動起來。在遠處突然發出幾聲強烈的爆炸。哨子的聲音又飛過，圍在門外的士兵又排列成長長的隊。

沉默着。

有幾個人扶着一個血淋淋的人，從下面緩緩地走來。淚水滯住我的臉孔，我看見其中有一個是潘斌，他的身上也沾滿了血，我從上面跳下去。

「怎麼！你受傷了？」

「不！」潘斌苦着脸，望着那個血淋淋的人。「他是南菁中學的教員。」

我們拾起那傷者的四肢，吃力地向前走。他的頭部包裹住的手帕已經浸透了淋漓的血，血還是不斷地湧出來，噴出一陣陣臭的氣味。我們走了幾十丈光景，前面昂昂然走來一幫人攔住我們，其中有一個戴皮帽戴大衣的人，又着手對我們大聲吶喊：

「你們是甚麼人？」

他們的人愈來愈多，把我們圍個團圓，有些提著木棍在旁邊威嚇。許多棍子敲在我的身上打疼，我簡直好個悶在路旁。那軍隊俱走後，我們又換到那倒在地下傷者往南菁中學的校門走，南菁與強來許多中學生。我們大聲叫起來：

「你們快開呀！他是你們的老師呀！」

「開呀！是于老師。」我們走進南菁中學的鐵門。有一個教員哭著臉從裏面出來迎著。我們把他抬到醫院去呀！」

那傷者的面色已發紫了，我們把他放在一張草蓆上抬到校門外走，在路上一個教員勞動進來喘着氣說：

「他是去瑞大取錢的，他說要盡巨來吃銀，誰想到他會弄成這個樣子。唉，變成什麼世界呀！」

醫院裏擠滿了許多人，兩旁擠着幾個受傷的同學。醫生和護士都在忙亂地跑來跑去。門外遠遠又擠進來一羣傷兵，有的在大聲呻吟；有的已無聲無息地躺著。突然門外又推進來一張病床，走進來是我們寫信的幾個女隊員；她們的眼眶充滿着淚水。我們慌張地跑上前。

「怎麼樣，是誰了？」

「是潘斌……」葉珍哽咽地說，她伏在潘斌的身上嗚咽着。

我們揭開那雪白被單，露出潘斌的蒼白臉孔，他的眼角上印着一塊黑疤，她在苦楚地呻吟着。我們忍不住掉下淚了。

「她是被手榴彈炸傷的。」葉珍一皺臉「我們才回到師範學校，他們就來丟手榴彈，潘斌是跑出去救人才受傷的……她後來還換了幾刺刀……」

有人把潘斌抬進病房，我們呆坐在，沉默着，有一個護士氣喘喘地

加入

天

我們多麼渴望
決意救濟我們
無何有

加入
加入
加入

今天，在中華總商會前
我們不能止於同情
（同情，不是淺薄的
同情，不是虛偽的
同情）

加入
加入

通過種種死所
而一切謀殺案
加入
民主派
鬥爭

加入
加入

那是在
一九四五
十二月
例刊

「你這人，怎麼這樣？他
……」

「……」

「……」

「……」

「……」

「……」

「……」

「……」

「……」

「……」

「……」

「……」

「……」

「……」

「……」

「……」

「……」

「……」

「……」

「……」

寫給走在前面的友人

碧竹

一百天前

我們才結識了

但時間並抵不住

飛躍的友情

我們一齊「沒有飛珠，風塵」

在晨風裏去吃巨蟹

在夕陽下玩着鴉毛

月光中繞着琴瑟

我們談着

將來怎樣回老家

到北平後怎樣進修

我們談着

如何談社會科學

如何安撫自己

如何談和封建獨裁戰鬥

就是最後的一個下午

在歸途中

我們還討論着

如何推進工作

如今你呢

你丟下了我們

兆珍說

你是我們的力量

如今我們失去了力量呵

你！

人民世紀的兵

在昨天裏

奮鬥了廿八年

你隨着抗戰的大軍

從徐州到漢口

由湖北到四川

當兵

你公路上……

戰爭銀錢了家

在你風吹雨打汗流遍的晚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不得你呵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曾說過

「你」就是潘環死前寫給同學們的詩

李汝聯說得與發起來了。他的聲音在這滿落的樓上激發出金屬的鳴聲。他個個像在慷慨激昂地演說。他想起兩年前在扶輪中學演講比賽得第一名的獎券。他是一個好脾氣的孩子。

張家全却不慌不忙，慢條斯理地說：「你平時只受中央日報，是不是一貫然，還有張指日報，掃蕩報，甚至大公報……可是，你倒想，你以前無形中所受到的報紙的宣傳，是單方面的還是兩方都有？公正不是向國民黨打五十板子，向共產黨打五十板子。我們得清清楚楚

「拍！」突然，一聲槍聲劃破夜空，張家全的話語停了。李汝聯也站了起來。——這槍聲很近呢！

「拍！」拍拍！」

「怎麼？又是誰什麼主席下野呢？」

張家全的臉變得緊皺的，正色說道：「一定是新金那出事了，一定的！這槍聲是衝新金那邊的。」

「我們去看看！」李汝聯揮指符號，說着便捲起身後床上的外套。

「幹什麼，你！」張家全一把拉住他。「黑洞裏槍子兒可不生眼睛

「選什麼，怕什麼！」

「有什麼選怕的，還不是那麼回事！知道了還不夠麼？早該中央日報上有禁令，開會得先向黨部機關申請，不申請，當然要拿槍桿子來壓了。」

「還不至於這樣橫發不講理吧！開會自由不是早宣佈了嗎？我還是去看看。」

現在這時，機關槍響了，電燈滅了，炮也轟起來了。李汝聯終於沒出去，等等槍聲恢復了照明，他打開日記，在時斷時續的槍聲中寫道：

「國民黨又要搞橫發，可算走上末路了。」

接洽的四五天里，李汝聯簡直變了一個人。二十五晚間張家全的議論都不能使他接受的概念，他在這四五天的事實裏看真切了。爲什麼謠言

局對開的威脅，學校罷課了，李汝聯也攜同李本和曹恩，參加到宣傳隊中，做了一名街頭宣傳員，罷課的第三天早晨，他又親來找我，要他搬到表舅家住，他扯了個謊，說正好乘這幾天在校裏補習功課。可是，父親前脚走，他後脚就跟黨宣傳隊員們出發了。最初三天里，他們工作得異常順利；到了第四天，迫害開始了。上街去當標的隊員好幾個被捕，好些同學受到特務和軍人的毒打。當他們一家在南岸橋邊受到手槍和刺刀的攻擊，一個同學重傷倒地以後，他仗着身體靈活，挨了兩棍子，終於衝出了包圍，奔回新校舍。他繩子放在校門裏的桌子上，直揮着滿臉血淚的眼淚說：

「我們有同學在兩岸橋國新開路前挨了刺刀，受了重傷，請大家去救他。」

他預料未必有幾個同學會那末勇敢，可是，一下子竟有二十來人挺身而出。李汝聯跳下來，大步走在前面，這時他低着眼睛的直跑下來了。

他這時才覺得學生國軍是應當的，一學生再不替，還有誰來管！他在街頭無辜罷課的時候就這這要這要動動地喊。他當着老百姓破口大罵那些特務和軍人壓迫學生的人。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只覺得自己的嘴太笨，只會罵「打倒×××」實在不夠痛快，可是，三十日離開開工作檢討會的時候，同黨的隊員却提出批評道：

「李汝聯不能再進去。他說話的太刺激，會使老百姓害怕。我們不要使老百姓誤解我們。」

李汝聯馬上紅羞臉分辯道：「雖然不與我們拍胸痛快地說，我們上街去幹什麼？」

「但是，你得想想你的話的效果。張家全也拍胸了，他雖然不是再辦宣傳隊的工作人員，在慶里拍胸部工作。他左顧右盼地說：『凡事得有個策略。請說得過火時，怕老百姓會把我們當作共產黨，就不會相信我們的話了。老百姓的成見是很深的。何況還有入故意想把紅帽子朝我們頭上壓！』

「即使有成見，我們也會叫他們轉過過來。我幾天前這不是認爲自

治會是共產黨組織的。……

「李汝勝太傲了，……」

「李汝勝太傲了，……」

「主席，我的話還沒說完，……」

「主席接受了張家奎的要求，……」

「李汝勝一下子變成衆矢之的，……」

「第二天，李汝勝醒來得很晚，……」

「多麼，他雖然一直想痛氣恨，……」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又是故意想加強對方對他的輕視，……」

「李汝勝說：『住！再來弄張家奎，……』」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李汝勝不知那兒來的租一匹草，……」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他到那時候才發覺，……」

悼死者

你們死了

你們再也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

這世界有太多值得留戀的

不，這世界是可厭。

你們這道可厭也不能再看一眼

你們將被掩埋在地下，

抱著未完成的希望，永遠的企盼著……

親人的思念安葬同眼淚。

倘若一層薄紗的灰土

你們永遠也不能再醒，

把痛苦遺留給我們活的人

你們都正年青

眼難的驅尼滿八年抗戰，

是在這這這與苦難中生長起來的，

沒等到一四一四與勝利，

你們就死了。

世界上尚感榮和勝利你們任也沒有份

你們將孤獨的躺在地下，

等待着，等待着。

這焦灰的一代。

你們的親人也或者不了解你們，

(替葬禮)

(因為民主自由的鬥爭你們是發難者)

他們會瘋狂的呼喚你們回來

你們的名字同他們的痛苦一樣，

將永遠留在他們心上。

你付出了這樣的代價。

你們死，你們的屍體證明給我們

自由與民主是一切可愛中最可愛的，

一切高尚中最高尚的，

一切高尚中最高尚的。

一切高尚中最高尚的。

一切高尚中最高尚的。

你們死，

你們不再親是屬於你們的親人。

你們從此將在一切爭自由民主的父親心中，

你們成爲我們的弟兄，姐妹，

我們對着你們的屍體發誓，

我們不再離開那共同的理想。

我們呼喚它們。

像親人轉喚你們的名字，

我們永遠要呼喚着，要永遠呼喚着，

不再離開你們。

你們的血流就在我們心內，

培育了我們心內自由的萌芽。

蘇永嘉

你們的血沒有死，

你們的靈魂是留在我們心中的自由，

我們的血也將隨着祖輩

灌溉在無數人心內，

血的種子是不死亡的，

大地上自由之樹將成長爲森林，

在條長箭的歲月之後，

你們的親人也或者已忘了你們，

但人民却永遠也忘不了你們，

民主的人却永遠也忘不了你們。

自由的人却永遠也忘不了你們。

我們如果還活着，

我們就講述你們的故事給孩子們聽，

你們失去了自由，犧牲了生命，

把自由留給我們。

朋友們，勇士們，

你們安息，

你們的死使你們與民主自由的鬥爭永遠活在一

世了。

你們是不寂寞的，

你們的名字會和民主自由永遠被呼喚着。

你們的英魂將繼續發光，

將永不滅亡。

民主使徒 (三幕紀實悲劇)

檀 良

潘 瑛 傳

第一幕

人物

潘致和：一中年人，上一代人，是封建社會的君子，從義武進過活，安分守己，世襲頭銜，進着時代潮流在行走。

潘太太：致和的大太太，致和的祇獨媳，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自己不生兒子，人雖然是相當厲害却進不進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舊訓所以也猶豫不住致和再娶。

潘玉秀英：致和的第二個太太和潘蕙華，被過得，有見識，自己生活亦苦難中便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潘瑛：秀英的大女兒，雖然是個女孩兒家，生來便是一身的英俠，不認男孩子哪點果斷而溫和可敬，剛強大約是接受了父親頭腦的遺留所轉化的，其實中國最大的農民皆或接近農民層的被落戶，潘瑛都是有固執與保守的性格，這是個點，也是優點，弱點在於會流于頑固，假若便會變成狹窄而固執，這種執着的精神也許可以說與中國人民爭鬥奮力氣的源泉。許穆翁先生論中國人民的作家與導師魯迅先生：他性格裏便存着這個執着的一面是很好的，自然這個出身于小城市破落家庭的一個大女孩也具有一種堅強而執着的合而而自然的，對這個人剛強的這種解釋，我認爲是正確的。

，至於潘致和可敬則應係得自母方後是毫無問題的。自然這里并非完全在說他身上，實是在由于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中國的歷史與環境)造成了這般一個可悲的中國青年，并且這個人好幾一直便活在困苦頭巾之中而自己又不甘屈服好像自覺一定能戰勝困難一樣，不屈服於得勝，更上進或得善果，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會不捨不痛却不可敬。

潘瑛：瑛之七堂兄，是一個想在中國現狀中力求進步的青年，瑛的初期幼年受他影響最大，可是不幾年以後，潘瑛便超越了他。似乎已將他拋在後面因為他只知道在現有的中國社會上求進步，却不知道根本改造了才行。

潘瑛：潘瑛的三堂兄，較瑛稍長五歲較潘瑛長七歲，雖然也相乘相乘應機，可是他們在思想上的距離相差已無可測和彌補的了。

潘瑛：潘瑛大女兒的女兒，潘瑛的兒女，比潘瑛小不幾歲，也是一個新頭腦求進步的小民軍領袖，她所以如此期完至係受潘瑛的啟蒙與影響。

潘蕙華：潘瑛的學友，也是潘瑛所影響的一個民主女兒，他們後來一直交好并肩作戰。地點：一個離離於新鐵道線的城市，除了在外貌上給它一些資本主義社會色彩的粉飾以外，其實于裏則完全是一個十足的落後城市！

江蘇錫山(徐州)，這故鄉的開始便發生在這一個破落戶而又是一個大家庭(比巴黎所寫的那家大)的潘致和的家裏。

時間：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廿日的一個下午
地點：潘家的堂屋，堂屋亦即一個客廳，客廳的擺設為新舊參半，比如有八仙桌有太師椅，可也有時式的圓台和沙發；有中國的書畫屏聯，也有各種鐘錶的洋畫。有時鐘並且樣子還相當新穎，而也有香爐和古瓷花瓶，不相稱的擺在一張條几上，桌櫃即客廳的左右各有一間耳房，耳房與耳房的門正好彼此相向，互相對稱。耳房的門上各掛有一輪門帘，左耳房是潘太太的臥房，右耳房是潘玉秀英的臥房，這個堂屋正當第二進院子，後面還有一進院子，後面也還有一進院子。收屋後面左右各有一個門可以通。大條几所依靠的一扇木窗，其實也是一種柵欄，屏風後掛着一個烏漆烏在叫。

潘瑛：潘瑛時近傍晚時分，所以台上被暗，瑛瑛在客廳裏教誨，潘瑛在着而母親的屏風收拾行裝。瑛瑛以逃避的方式出發，屏風後面左口出透了一個人影，瑛瑛發出口喘以假裝，裏面便發出一陣剛烈的響聲：「這字兒是潘玉秀英與不讓干果而來，亦將何以利害處乎？」
瑛：哦，是你！

(潘瑛好現的將手按在屏上一擊，示意)

瑞：不要說話，然後也照樣學着，向右手房的門窗吹了一下口哨，果然黑面黑樣發

出：「孟子見梁惠王曰：『鈞則覆轡。』」（學老頭腔）「何必回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黑面黑腔）「我們不要空講的仁義，我們所要的是利益，你的利益，我的利益，大夥的利益，孟子，你辦得到麼？」

瑞：那是君子，不是孟子，滿字和孟子不可同日而語，一定給你梁惠王辦到。

瑞：別搞亂啦，你同七哥在外面談談，我馬上就來了！

瑞：不要緊，西去的車是七點四十分到站，在站上換水卸車，至少要三十分鐘，開車總得八點十分，現在才只有五點多鐘，還早得哪，坐坐罷，請吃一杯茶歇一下稍微等一下，他應該就好了。

瑞：不是我着急呵！你得知道我們是怎麼走的呀！要不提早兩個鐘頭，萬一，哎，我們這位潘姐，就是個大皮球，力量，慍感，熱誠，都裝在肚子裏你要不拍他，你要是不使勁拍他呀，他就不動起來，我跟他同這麼多年學，還不知道她的皮氣，你拍的越重，她跳的越高。

瑞：是的，不過我大概可以保證的，她這一次決定同我們一道走，一道從軍去，那就是說，她已經被洗刷成個球拍子或穿脫抗戰這個巴掌，混命的拍下去了，我想他這

跳，一定會很高而且遠。

瑞：真的，我們這一次真要跨走的飛了，我已經厭惡了這個封鎖的都市，這個城市真好像一隻籠子，而且籠子黑黑，這夾起來板壁……

瑞：怎麼籠子早就夾起板壁了？

瑞：（屏風後烏鴉子風的烏在啞着叫）不是麼？你跟你同潘潘進的是雷立房中，我同潘潘姐，情如，以前進的是立達女中，女師要不解散，我們現在還不是女師的女學生，走在街上，你們男的眼男的是在

一邊，我們女的跟女的走在一邊，比方我跟我同潘潘同潘子出門，總是我同潘子一道走，得把潘潘扶到後邊，好像我們同潘潘同潘子一樣，這不是潘子琪同潘潘夾起板壁是什麼？

瑞：（屏風後烏鴉子風的烏在啞着叫）噢，我想這個可以接換的糾正與進步的，比方北伐以前，就像你們罷，要是不聽的恐怕就沒有問題，可是北伐以後天是就說為當然了，比方姊妹還沒有入初中的時候，腦筋上還得拖一條辮子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不到，想想念管只能把老媽請到家里來，顧的吉呢不是三字經就是百家姓；不是四書就是五經，可是如今呢，不但廢了

裝而且進了洋學校，成為洋學生了。

瑞：是呀，想起來我們上學可也真不容易，我同潘潘姐都是晚上過小學的人，一下子就跳進了初中真受受。記得我們一塊進初中的時候有一堂英文考試，我們一看那些曲突

初發的字樣洋鬼子看越發像，也有有鬼兒，後來一川粉居給金粉題名了。

瑞：現在你們都是高級師範的學生了，其實也該滿足了，你們沒有看見姊妹不是進到

今天，腰袋上還繡着一條又肥又大的辮子嗎？不認說，O.O.就是子與爾他道是不認說呵，還不是整人在家繡繡花插花插嗎！

瑞：這是他自己甘心情願呵。

瑞：（潘潘如上）

瑞：七哥，潘潘，你們怎麼還在這兒聊天呵！人家青年軍團團長剛上取了刑，我剛才打後門進來，看見大爺爺跟大媽媽二奶奶正在老爺爺上房里頭笑臉哩，我們這不趁這個空兒快走。我姑姑吧？

瑞：（外面的烏在叫）

瑞：（我在屋內：「像如好孩子，別着急，我們就來，我們就要離開這個籠子了！」）

瑞：不會的，七哥，潘潘，你們急什麼，我歇了半天下，也只有這一隻辮子，萬萬得已經够，共贊照我的意思，這里的東西東也該抄，西也該抄，教好俺覺得一下抄得乾乾淨淨才痛快。

瑞：那你也去屋裏繡繡什麼呢？

瑞：我覺得這是帶得一點現成的東西，雖然是否了的，倒是我們一向就習慣了的，何況

我們這一次是出這門走銀路，要是這一點... 隨身的行裝也不帶的...

瑞：好，我是在我頭上打的...

瑞：不過，我們今天務求的已經够多的了...

瑞：我這學今天我們是講...

情：七叔，這湖當然，要不誰講去當兵游嗎...

瑞：不過我認得是學務得它，也是要保他它...

情：你們別在這兒慢條斯理的發盡演說好嗎...

大：我這前頭難貨鋪里的賬，你要是不管...

我：算落了不成就，還老纏我什麼...

大：好！你放我，沒打些人口口是過...

秀：我是說請大媽管賬，不最上賬...

大：好！好！好！對子喻於小人喻於利...

瑞：老伯媽...

大：好，我就娶媽媽壽壽奶奶白母...

瑞：在孩了門前前切切感呀，瑞兒，孟子昆...

秀：管賬了...

瑞：今個我當個管賬呀...

瑞：大媽，二媽！

大：好拉了一下嘴...

大：好，這兩個個個，我們兩個人可不大好...

瑞：那我也不大好分，還是請兩位伯母自己...

我：君子世世無爭強強說說大的事再也吵不...

大：沒完，今個我非爭個名不爭個不行...

瑞：不要管他叫他哭，真是府人目發活活一個...

大：好，好，你們都是一個鼻子鼻孔出氣...

瑞：大媽！

大：（止哭）你說你來的是誰的家？

瑞：我來的是誰的家，找清我的，想不到...

大：這不是潘家的家，我問你潘家是個個女...

瑞：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

大：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

瑞：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

大：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

瑞：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

大：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潘家...

致：我沒說呵，是你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大：是老太太給我的，我恨什麼有三有四個呵！

六：那會是個什麼動呵！那人口裏了人日接
六：請把箱子提出來給嗎？

秀：（秀往後退，認出來還是我的箱子非常著
秀：（秀往後退，認出來還是我的箱子非常著
秀：（秀往後退，認出來還是我的箱子非常著

倩：好，我們去送送羅羅去罷，還有七叔叔，你
不要眼裏玩一轉火車站呢？

大：這兒管那都是女孩子，晚上不能出門，你
們管不？

大：這兒是你們女，不是我的子。
大：好，那兒我去送羅羅小姐上車站，不過你們
兩個至少也得把這口箱子替人家提出門口

大：不成，這兒今天絕對不能隨便出門，我非
這口氣不舒，平常上學已經够煩了

大：今天就是到門口也不行一個大團女家，
你們看我的珍兒，長了這幾天從來就是
大門不到，門不閉的。

大：你，那兒自己去罷。
大：你和我引這兩個人覺得方便去罷，我實
不若。

大：好，那不必勞動了我，我再見（以手遮光
倩：（倩以手遮光）
倩：（倩以手遮光）

倩：（倩以手遮光）
倩：（倩以手遮光）
倩：（倩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六：（六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大：（大以手遮光）

時代評論

——行發——

時代評論周刊

介紹時代知識

評論國際局勢

分析國內問題

研究建設途徑

時代評論小冊

◀ 社址 甬道十四號 ▶

聯大兩周文藝社主編 兩周文藝 (附新詩專頁)

創作者
下期 (第三期) 革新

的有李廣田底批評·楊周翰的
介紹·斯紀的小說·戈揚
的詩等·

批評的

第七期

第二期

目錄

散談民主作風 許黎平

激流之外 林路曦

「兵主」 魏松濤

造謠有癮 陳陣

十八重人格 葉松濤

「貢獻多」與「要求少」

鄭如意小姐 劉離

(諷刺小說)

呈獻給在戰鬥中死去的

先驅者外三章 薛永嘉

歌頌 (七首小詩) 企羊

凱旋 (獨幕劇) 鍾款

浙河文藝社編輯兼發行

十二月二十日 文艺出版社



十二月 2

138
4071

·目錄·

殘餘的溫暖 (封面木刻)…………… 馮明

鐵流 (報告)…………… 勒凡 (2)

詩 我不是徒然的顫慄…………… 姚多 (1)

呼喚 (長詩)…………… 碧竹 (7)

被遺忘的山城…………… 上官炎 (12)

·小說·

誤會…………… 山地 (4)

煙圈…………… 勒凡 (14)

民主使徒 (潘瑛傳)…………… 檀良 (17)

紀實悲劇

編後…………… (25)

十二月文藝期刊

第二期

廿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編輯者 十二月文藝社
兼發行

稿約

- 一、我們歡迎各方面的來稿，凡是文藝創作和文學批評，只要是和我們的方向相同，是真實的內容，我們都願盡力採用。
- 二、一切打發個人感情的，或味酸不助的文章；不管它的藝術價值多高，我們一概拒用。
- 三、我們主張大刀闊斧的文學，極力反對中庸派的虛偽磨刺；後者請免寄。
- 四、來稿最好能用有格的稿紙寫清楚。
- 五、來稿一經發表即寄給稿酬，請查明通訊處。如果需與退回底稿，請附帶說明。
- 六、來稿請寄昆明西南聯大新舍十二月文藝社。

我不是徒然的顫慄

我不是徒然的顫慄……

瑪耶可夫斯基

姚多

圓眼的男子
他望着他底瑪利高像（註一）
凝視着眼睛

沉溺在幻想的閃爍里

綠色的

孩子的

夢底閃爍……

——調弦在響呀！

脫着

激動地走來

陶匠的「地底流」（註二）
和鏡底傳風的粗魯的生活

不要那樣吧

即使一點點也不必要的！

在呼吸的調和底客勞里

迷醉了，深深地的

迷醉呀

這里是吳家坡
廢院的南方底村落

顫動的夜呀！
夜鞋子（註三）在秋田里叫着
像鬼魂的夜呀！

吳家坡！

吳家坡上面

有荒墳 和亂石堆子

有孩童走來走去

吳家坡搖揚着龐大的影子
——草間閃爍……

勝黃

我拾起黃的顏色

——黃的
在夜間看來也是白的！

勝黃

我知道：

人吃了

會死……

勝黃

（勝黃）

和海洋）

塗抹着麵包

塗抹着麵包！——在黑色的夜間，
送給你呀！

可是 直立着的還是直立着的
呼吸着的還是呼吸着的

而六絃撥彈

我閃爍的夜風

越過黑障的琴劍的門窗

（琴劍的門窗！——那裏有不用
的吳家坡）

在吳家坡

六絃撥彈！

響了……

在吳家坡

在城就活着的罪惡的繩帶

（巨大的歷史底錯誤鑄造成了）
——一大滴 一大滴的……

亂石堆子

上面還鋪起草

根草像喘着

走來走去

我不愛

南方底無光的夜間

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地

我與然燃燒
整日你眼晴上面
斜帶着紅血……

讓他們口里
噴着
噴着地瀾漫着！
而且

而到了一點
而到了一點
而到了一點
而到了一點

在沙漠和暴風的圍攻……

吳家坡啊
野草蓬蓬長着
長着
長着

六枝槍彈
和米色的
英雄區生得底記標呀！

親愛的瑪利亞德呵！
這里！

天寒低荒着；
掠過了草原的風暴

中國底土地
在抽泣
和哭泣
哭泣着底血……

黨在民族解放戰爭勝利和中國
人民政治上的大團結底具體實現
之前。
——編者

註一 被紀念者底幾人底賡稱
註二 魏特爾魏維文會寫過一篇的流
註三 一種烏底老百姓的俗名

鐵流

(報告)

人民的行列

二月的陽光，照得着烈士墳墓前的大草原，恬靜的。

漸漸地，聚會來許多人。愈來愈多，儘是年青的臉孔，天真的排坐在地上，擠着，擠着，笑着……

「青年報：中國唯一的環生報！」
四面飛來清脆的聲響，大家天真地笑了。

到處分發着一張張雪白的紙，在溫暖的陽光下飄揚，帶來了善意的氣氛。

太陽出得真高，天更藍。
「大家請安靜，開會了！」
台上發出聲音，衝破這喧嘩的周圍。

年青人所敬愛的陶一多先生在台上出現了，引起一片熱烈的聲響。
「我們不會忘記「一二·一」吧？」陶先生轉過臉指着烈士的靈堂。「然而。要寄我們烈士的手印升了官……重慶破城口又黃出一幕醜劇，我們今天通過祝政治協商會成功的自由都沒有……」

大家憤然着。
「我們要抗議，聯合全中國人民抗議！」
一陣宏響中又送上了一位頭髮斑斑的耆者，褚輔成先生；他用一種低沉而溫和的聲響說着，像對小孩子談話着故事。最後他很激昂地

說：
「我是一個老國民黨，但今天我不得不參加革命回到家……」

接着錢瑛先生和魯光先生也站起來；
「大家的情緒漸漸高起來。」

請外賓們來贊助的聲響，許多人在外面敲鑼着；一個個鑼聲在路邊迴響着，像一隊騎兵在外面巡邏，大家頓然緊張，有人低聲說：
「有三四百挺大附中附二三十里外來參加我們開會！」

「翠前邊的孩子牽着手跑進來，開坐在講台子；每個人看着他們，輕輕喘了一口氣。」

「一二·一」運動中犧牲了一條腿的譚靜烈同學，他拉着兩支木棍走到台上，一隻深凹的眼睛周圍環視一下。

「……我雖然斷了一條腿，並沒有什麼關係，爲着爭民主而犧牲，我覺得很光榮！」
大家激動得淚在心裏翻滾，恨不能馬上撲向他。

「……今天，我要看大家努力，拿出勇氣來」
「……大家都忍不住了。」

繼之，吳晗先生以一種突發式的語氣，再將「一二·一」的前後敘述一次，使人幾乎又帶回那些日子去，情緒更高了，舉動的代表費

勒凡

完宣佈後，向大家報告：

「剛才蒙大附中同學提議今天來一個大遊行，拿出我們的行動來表示抗議……」
無數的手立即舉起來呼喊，一片不斷的響雷交響。

偉大的行列展開了，前面一掃粗大的野膀，舉起了「和」「平」「建」「國」「實」「現」「三」「民」「主義」的八個大牌，引領着長長的行列。

跨出大門，穿過城牆的缺口，像盤孔的湖水湖上了大街。

「實現四項諾言！」
「改組政府！」

「嚴懲殺人兇手李宗黃，嚴懲微！」
「嚴辦二·一〇」慘案主使人劉野德。」

從窗口伸出一個腦袋：搖擺的放下頂子，婦人抱滑在嬰奶的懷子……從各處擁擠過來，眯着眼睛，笑了。

「歡迎參加！來吧！來吧！」
紛繁寫在牆壁上，門板，柱子，屋樑，車蓬，瘋狂地叫着，號着，洪大的字眼在雷聲。金銀的步伐震下文林般的韻文，矮小的姊妹們緊蹙地追隨着，拉長尖銳的嗓子，夾在寒寒的呼聲中：

「新中國萬歲！新中國萬萬歲！」
金路口中，一大羣中學生嘩嘩地跑過來。翠南大學的大門擁擠來更多人，不斷從最高高的石級衝下來，捲起偉大的人流……
那酋長最高位的青羅帽將不下這許多人，

容不下這許多人，膨脹着，沸騰着，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歡呼，全世界的人都擠進來，尾巴拖得更長，沒有盡頭。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雨
染成我們新的長城……」

歌聲又掀起了，愈來愈激動，壓倒一切。沸騰的人流又變過光榮街，湧進了廣闊的正義路，大家心裏又緊張起來，壓迫着：

「保障人身自由！」
「嚴懲殺人兇手李宗黃，嚴懲微。」
「嚴辦特務棍子劉野德！」
……

總着那光輝立的近月樓，走進兩條街兩條的高樓中間。一片嘩啾的聲音，響着那一扇扇閃亮的玻璃，發出震動的回響。
太陽落下屋尖，放射着紫紅的光芒。
隊伍愈來愈結實，拉得更長。步伐仍然是那末起勁，隨碎了一切反動者底心。

在馬路口拐彎上，隊形突然停住了。一片嘩啾的響着又進發了，千萬隻手指着那個鬼窟，一邊唱，一邊喊：

「中央就是新總統
中央就是邊疆報
……」
前面是青羅部，人聲更洶湧，響起無數的聲嘶，一個個響亮，喊響的震盪四而呼應着：
「立刻停止一黨專政！」
激憤的呼聲！

改組政府！

夜裏垂下來，慢慢捲着住一切。對你偉大的人流仍然向前進，淌過了黑暗，大踏步走向陽光。
忘記了終日的疲勞，忘記了終日的飢渴，終於帶着勝利回來了，不斷的，數不勝，匯合在巨大的大草原上。

然而，大家彷彿還不足，覺得路太短了。
「踏位！」一個響亮的聲音，不異黑暗發出來。是聞一多先生。當從從上面射下來。「我們今天的遊行是成功了，完全的勝利了。你們猶猶看，今天有多少人參加？」
大家底心在轟動，沉默的。

「一萬人！整整的一萬人呀！」
一個個響亮的歡呼，爆發了。
「那些亦一二·一」夜打廢大的狗子到那兒去了？那些搗毀報館的狗子到那兒去了？學乖了？還是死光了？」

「死光了！」每個人大聲喊。
「誰說我們中國沒有希望，看看我們這偉大的人民的行列！……聞先生激動的舉着，打聽了每個人的心坎。一位七十多歲的×先生也來參加我們的行列，他沒有插嘴，一直快到了我們，才說我們對同家……」

大家激動了！湧着淚。
「我們重唱一遍『三民主義』」
「重唱『三民主義』」
立刻改組政府！
新中國萬歲！

聞大雄壯的舉着，搖擺着黑黑的旗幟。
二·一九，昆明

誤會

山地

我們不容易知道為什麼去着冰春那期中語氣到點明去。去昆明不是擔任一筆相當可觀的款項麼？「爲什麼？」我們誰都不知道。不過，他去昆明的時候，正好是十一月底；所謂「昆明暴亂」的時候，這一點，我們是大家曉得的。但所謂「昆明暴亂」和他之所以去昆明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聽，或最清楚想：「昆明暴亂」和他也沒有什麼關係。另外有兩三個人却以爲多少少恐怕這子是有點關係吧；至於何以見得，可又沒有什麼根據了。

當那從昆明回來，步着進總督的官邸到昆明去。去昆明不是後又起上了前線鐵路的小火車，這總是獲利的。但小火車離開了鐵路，就出了點毛病，好容易找到××，說是發「大停」一下，由站長宣佈：火車要在四個鐘頭之後才可以再開。

他等了幾車站上的大鐘，時間正是下午一點鐘。太陽從窗口射入，他在被小車車廂裏實在有點悶悶。看着月台上那些擁擠的人們，以及在車站的牆外有一些綠樹隨風飄着，他的心忽然活潑起來了。

「趁這個機會到××玩玩也好，」他想。於是把他的皮包交給旁邊的另一個商人。任何孤獨的人，在旅途上也曾得到朋友的。他並沒有例外；這商人，是和他在水車上認識的。

「沒有什麼重東西吧？」那老板說。
「沒有，沒有，只是幾件破衣服，你看。」他把皮包打開來，點檢地把他那破衣服取起，裏面還有幾本書。

「好的，快些回來吧！」
「謝謝你啦！」他天真地用雲南話說。於是他就走出了車站投入到店上的人流中。

他完全以遊客的心情來欣賞一切。然而，一切從他眼前經過，却並不留下一點印象，等到他覺察自己走到一座牌坊的旁邊，便停下來。他看見那牌坊上樹着一個大匾——寫着××中學。他記不起誰誰誰誰去這塊。

學校辦得很不壞，而且環境最好，校舍也是用最大也是最好的文廟。于是他決定進去參觀參觀了。

穿過那牌坊，有一片綠草地，中間有一個頗不小的湖池，但池裏都結黃了。湖池中間有一道古石橋，在池的周圍是一道白石路，路旁，一邊是古色古香的牌坊。在池的周圍是一道白石路，路旁，一邊是古色古香的牌坊；一邊是一道不很高的紅牆；他四面望望，四望望望。天是青色的，浮着白雲。他發多感詩人一樣，竟感嘆起來：「的確蔚然成林！」他一邊說着，一邊眼裏含着那走過去。

他完全以遊客的心情來欣賞一切。當他經過一扇開在紅牆間的小門時，他自然然而地跨進去。

「找那個？」突然在門外閃出一個武裝同志來。
他完全呆了。

「碎那碎？」接着又是一聲吼，槍尖上的刺刀閃閃發亮。
他慌忙回跑。然而，不濟事，他的衣領被抓住了。

「如律制皮，你快走，你這漢奸！」
「把他抓起來？」

待他定過神來，看清楚了，那喊「把他抓起來」的原來是一個身上綁着橫直皮帶，衣領上釘着兩塊銅牌，上面嵌着一顆星和一條淺的黃符。

「同志！我是來參觀的。」他先開口。
「參觀，參觀那？」

「沒有什麼，隨便參觀參觀。」
「隨便參觀，你認得這是那地方？」

「學校？」他睜大眼睛。
「你從那點來？」

「昆明。」

「你才幹那樣？」

「我來，我是來參觀參觀的。」

「你是什麼人？在昆明幹什麼？」

「我本來是醫大學生，現在，我不……」

「醫大學生？把他帶進來！」那軍官大聲叫起來。

「同志，同志……」他簡直要哭出來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兒。然而，他被帶進也可以說被押進一間臥房裏了。房裏躺着一個和那「罪孽同深」的軍官，只是不過多了兩層厚，他判斷這一定是該團團長，因為他進來時在門上看見一條橫寫的「這挺槍」的白紙條。

「連長！」他大聲說，竭力挺直那難料的膝蓋，他覺得自己簡直氣壯了，「連長，我絕對沒有什麼任務，我不過是來參觀××中學罷了！」

「××中學？你有什麼朋友？」

「沒有。」

「真的沒有！」那連長狡猾而冷酷地笑了。「客棧裏還動學潮呢！老實說，你們昆明哈大沒有一個不是共產黨！」

他生氣了，他覺得受了侮辱和發抖起來，他的眼睛發痛，他帶不出話來。末後，他痛苦地哭起來了。

然而兩位官長却哈哈地笑。

「你的任務呢？從昆明來沒有行李嗎？」

「在火車上。」

「在火車上，什麼話，嘿！」

「你是幾個人來的？」

「我單獨一個。」

「你是幹什麼的？」

「不是！我把行李交給一位老叔看守。」

「把它的行李檢查一下！」那連長揮一下手。

於是，他又被帶回，也可以說被押回頭火車站去。在路上，他覺得所有的人都在注意他，所有的眼睛都洗刷地盯着他。他把頭昂起來，好像是要表示他並不是犯罪。他又和旁邊那有一層星的軍官解釋解釋，然而

解釋什麼呢？他真心幹完全亂了，他覺得自己太丟臉，他想把臉孔藏起來，可倒反復地囁嚅着一句話：「有什麼，我又沒有犯法！」聲音很小，別人除了看見他嘴裏動動以外，聽不見的，好在他說這話也不過爲壯壯胆，給自己壯壯了。

「就是這個小包包。」他說，把皮包所有的東西都翻出來，攤在地上；憤怒而又聲嘶力竭地指給那連長：「請接來吧！」

開始檢查了。

所有的衣服都取出來，在空料擰一扭，每扭口發響就反過來，包着鞋的紙匣被擰開了……最後，翻出一塊肥皂來，那軍官竟拿起來嗅了一嗅，擰了擰眉毛，然後，他用剃刀把它的周圍刮破。這不是頂普通的洗衣肥皂，化開百塊錢買得到的貨色。然而，那軍官爲了慎重起見，他又把兩塊切成四塊，再仔細地研一番，證實的確沒有什麼可疑了，才把他拋開。而這時，他却又注意到那包肥皂的紙了，上面寫有英文以及歪歪曲曲的國形……

「這是那樣的？」

「我的實驗報告。」

「什麼？報告？」

「我在大學時實驗的報告。」他得意地回答，中間的若客們也鼓掌其妙地笑了。

「把他帶回部去！走！」那軍官漲紅了臉，大聲叫。

頭一下可把他嚇壞了，他馬上低頭下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央求道：

「……」

「同志，對不起，行李檢查過了，你知道的，我要回石屏呀，請你……」

「老子是吃軟不吃硬的，媽的皮，你還生氣，你是那種東西，那樣大學生，老子就給點厲害你瞧瞧……」

「同志，我沒有生你的氣呀！」

「管你媽的有沒有！」

他收拾行李好了，莊重地向那軍官點了點頭，轉身就朝車廂的方向

「媽的皮，你還錢，回來！我要打死你媽的皮！」
「同志，你聽他，我有什麼不對呢？」他胡亂地走回來，腳帶了雙
手兩對眼淚滾出來。「我就，唉，同志，我究竟有什麼不對呢？你看，
我這回石屏，你看，火車要開了……」

這是真的，火車要開了，它在喧嚷，鈴笛。看熱鬧的人都走回車站
去。但那班官把車開開，眼睛一睜。

「那班傢伙呢？那班傢伙呢？看行李的那傢伙呢？」

「他在那傢伙下來。那樣傢伙全走了，急慌地聲明：『
一個兵官行了命令。那樣傢伙全走了，急慌地聲明：』」

「長官，對不起你呀，我一樣都認不得，我知道這位李先生在火車
才認得，跟我沒得關係……」

火車用力叫一聲，車輪開始轉動了，那商人急忙跳上車去，火車也
跑得快了。這更使那班官更憤怒了，他跑去打著綠旗的站長邊。

「那班傢伙，媽的皮！紅旗！紅旗！」他咆哮着，把綠旗搖過來。揮揮
紅旗打起來了，短促的哨子連在哨子震動的聲音裏，火車轟隆一聲，
停下來，又轟隆一聲，慢慢地退回來。

那商人首先挨了兩個火車頭派的光，以及凍死一般的「媽的個皮
」。末後，也挨着他的皮箱那同那同的「大學生」一起到了運部。

我不要再詳細敘述他們，簡直像遊戲一般的「審問」了。事情總算
很順利地明白；大家「誤會」了。事情總算
在「大學生」之後，那班長很熱地對李若冰說：「你為什麼不早說商
楚而，你，老實說，你，哈哈……」

然而，我們，我們的李若冰，又覺得鼻子發酸了。「不早說清楚，什麼時
候可以說是一早！早！早！」

「我們走罷！」那班長說。
「親友，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連長一面剪着獨燈花，一面帶回
別地問。

時間已經是六點多鐘了，客間是亦武裝同志們吃過飯才開始的。
「我這點有親戚家。」老叔說。
「那末你呢？」

「他也可以叫我親戚家去的。」老板代李若冰回答。

「他也可以叫我親戚家去的。」老板代李若冰回答。

「他也可以叫我親戚家去的。」老板代李若冰回答。

「他也可以叫我親戚家去的。」老板代李若冰回答。

「不過連長，」那一個真的說：「我還要等這位李老兄的稿，給我
寫一稿文章。」

「要我寫文章？我不行，不行，我是學物理的，我不會寫。對不起
，請你找別人罷。」

「不要緊的，你是老師，無論如何要比我們強些。」連長也插嘴，
並且裝出很顯煩的模樣：「我那長官命令，不帶當眾見的好，當官長
的也好，凡是認得字的，每人都要一篇。題目是『如何調劑赤匪』。」

「不行的，真的……」他用力拍手。
「唉，老哥，你是教書的，調比我門書兵強些，我是說一句就一
句的。」忽然，連長重起了，「怎麼你做了罷？」

「沒有幾！」他差不多全聽考場的回答了。然而，經過一說，奇
怪得很，他辭得病病實有點難了。

但連長還是嚴肅的命令對該兵拿個調劑去步了飯給李若冰及那商
人吃。

「好！好。」當官長的回答。
「好！好。」當官長的回答。

才寫完，連長家裏又走進兩個軍官來，並且也要我替幫忙。但他無
論如何不答應，打發呵欠，竭力推辭了。那連長也說：「的確不早了，九
點四十分了，讓他去罷！」他才摸着他的皮包，眼商人去我地方散去。
連長亦很客氣，爲他打發了，一直送出運部門口，並且行了一個十五度
的鞠躬禮。

我們很可惜不能知道那篇論文的內容如何？否則，我這稿小說
（我姑且叫它做小說罷），一定要叫光了。這更爲那老板對於文章之類
不感興趣，他沒有在當時讀一遍，所以，自然他沒辦法回答我們他那篇
文章不好的話了。但他却肯定的說：「我想，寫得好的話，他是送師出
！」據說，半自認曉得，一半却覺得當地說：「要不是我呀，他怎麼不
知道怎麼寫。那天晚上，他在我親戚家裏就發發冷，吃了萬金油不
行，吃萬金油也不行，可其難了我的表兄弟。第二天，我們其他上火
草，到了石屏，又是我招呼他到學校。……」唉，這傢伙，也真是只認
得吃飯，你要參觀文廟，一直走就對了，整個弄到人家軍營裏去呢？」

呼喚

碧竹

序

北方
寒風依然緊吹着

失去了陽光的溫暖而倒下的

友人

在絕望中

被那些搖動的說教者所愚弄

正用祈禱和懺悔

寫進他們寶貴的書

我要

向那些權謀者

殺人者作抗議

挑戰

我要

用瀾激的聲浪和瘋狂的聲調

喚回我失去的友人

(一)

朋友

聽我會着淚

向你呼喚

——回來罷

回到我們戰鬥的人羣中

三年來

我們隨編着

這歌

你的絕望的嘆息

只帶給我無眠的疑慮

回來罷

朋友

我伸屈雙臂

執着人的希望

等待着您

朋友

不要以為

這世界只你一人是不幸的

大家都奔着同一的命運狂奔着

(不過，痛苦的花樣

和門路真多)

以前

你曾同命運鬥爭過

現在

你應該繼續奮鬥爭啊

你過去那段

陰暗的

辛酸的生涯

讓我再向你述說罷

看那些血淚斑斑的往事

和這悲劇中的奴隸的角色

難道你還會熱心天樂

你戰鬥的伙伴

而一人獨對夢的生活

欺騙你自己？

(二)

是八年前的一個初秋

我懷着驚奇的心情

第一次敲進中學的大門

便遇見你

你愛穿深藍色的長衫

緊鎖着眉頭

捧着書

獨自坐在

小河邊

莊園中

或草叢裏

望着天際

紫霧遙遠

嘆息

你蒼白的臉上

從沒閃過一絲笑意

一次演講會中

你得到了嘉許

當你正愁想過了平時的憂懼

得款地走向那處時

你身邊的一位同學

尖酸地罵着：

「什麼請你來這裏

五塊錢換一次套

得能不會說話！」

這聲音刺紅了你的臉

你低着頭

默默地流淚

我打聽過你的遭遇了

你

原來從小就失去了爹娘

一個孤兒

「就是那讓那滿頭棉花

從你的一個親戚手中

買了回來

撫養到今日

她希望家是一棟獨立的樓

希望你去美觀

換來大人先生們的贊許

替她賺來更多的錢

我不信

因為這與給你讀書呀

但他們對我說：

「這是你轉呀

讀幾天書

不是更給瘋了身價嗎？

你不信？

我們在車站上翻眼看見的

嗚呼……」

我聽着這些嘲笑的響詞

而從此

我看得出

從到星期內後

你就變得又慘而又

過來

那人肉販子來接你時

我想起

被送到屠場去的羔羊

(三)

拉鐵的宏鐘

震醒了你

你曾在熾熱的火爐中

捨得了生命的光輝

那是十月時

鬼子正向我们那處進攻

燃燒着的火球

向房屋撲過來

人的肉，在飛

帶大的哭聲城市

在嗚叫，哭泣

我們

三百多顆液憤的心

在等待呀

最後放棄這可愛的家園

那一夜

你來了

哭聲聲長

不要武裝你

果然，在第二天

我們擁擠上行李

在風和雨中踏上征途

路是鐵行的

白天

我們改裝牌

將鐵欄入泥水中

哀哀

大家驚伏在

牛欄下的稻草裏

西風吹得多起勁

像高把鋼刀刺在身上

睡不著呵

聽着戰外的雨聲

等待天明

五天以後，

腳不致落地

地上滾滾是刺眼

們，使得這一條條的冰柱

一月零三天呀

足足一月零三天

換柴飯

腳板泡

又成了硬繭

皮膚裂開了痕

在這次行軍中

你看著比我們更深的地溝

因為人人都監視你

幾次你想走到人堆中

他們只用

「喂！」來歡迎你

但你要蹲下膝不作聲

雙眼的目光好像你說

「這是翻身的開始呀！」

(四)

我們在破廟中蹲下來了

把滾湯的粥分作了飯量

用石碾成桌椅

用泥堆成炕

(五人一尺

用莖根分座位)

我們有露天的飯廳

一天兩頓稀飯

我們紡織

織紙

織地

作飯

洗衣

在磨房上

建立起我們的家

東方還未透出光亮

閃閃便響起了黎宮的哨聲

在呼嘯的旋風裏

我們微閉三寸許的厚冰欲洗

灌着小河跑步

得不到知識的幫助

沒有點外書的滋養

心虛驚恐了

像生滿野草的花園

每天背前着

黨員守崗

按訓練

就像人噴着箭草

青綠底是綠長青

這時

我們已無暇識了

我天天向你訴苦

俱休說：

「忍受」

「忍受」下痛！」

(五)

一個與假

你畢業了

嗎

漫長的苦難

灌住了一切的田園

一切的血泊

……

但你要奔到了城裏

我也乘機脫離那牢獄般的禁錮

我們鬆了一口土車推行李

一陣北風捲着黃沙

撲過來

沒人帶車鋼刺滿眼

我們共起了那老頭兒

幫助他

拉，拖

他笑着說

「你們小姐真好

到底是讀書人呀！」

靠上的汗珠

透過寒冷

落在地上

成了結晶團

那幾年

北方不鬧饑荒禁

成這地死

他們兩隻等這皮

親曾士布充了餅子

行到了一團鬧市

我們在一團市內買乾餅

還未付錢呀

一個黃黑的瘦形

眼睜睜來

奪了去

拍失在人羣中

一陸路穿過來了

他們執槍

像皇者性一樣

逼着這些人

與人是犯法的嗎？

在這些地方

我若見過

將剩餘的肉

倒在溝里

這一路

我們吞嚼着眼睛

惡頂的文

熱機着

在另一個城市的車站上

穿後游戲們

(有的只有十二、三歲呀)

有的還拖着辮子

用他們不習慣的態度

向行人要錢眉眼

拉着他們哀求

夜間

隔窗傳來

粗野的笑聲

夾着一個女孩子的哭泣

「媽的……」

兩個月光

「老爺……你……你別生氣」

「滾你媽的」

門關上了

接着

滾地傳來一陣鞭打和親哭

你無聲的流着淚

刺痛動了你的心事

我心單默許着

正是爲這些人

我要堅強的活下去

(六)

以後

你在某長官部工作了

每天清晨

我們學校的操聲傳來衝

便聽見

你指揮操場于人的隊伍

雄壯地唱聲

「……」

保衛東北

保衛黃河
保衛全中國。」

那時

你並獲得青年團

從破曉工作到夜深

還不斷了

你從不休息

士兵那裏喊你

他們遠遠的見你來了

便手一舉

天似地叫聲

「白發官！」

你拍着他們的肩膀

體貼地問着

「想家不？」

這還有意思嗎？」

他們

迸出簡短有力的句子

「不，這裏有意思。」

因此

男同事們你不極身份

女同事說你下賤

那還能算是長官嗎？」

副令長官只會飲酒，作樂

僚屬們

調調的捧

唱什麼

「X長官

指揮好！」

當敵人三面包圍那城時

他們還在陪着錢太太

翻麻推

中廬山被攻陷了
敵人已偷渡黃河
羅州失掉了
你全被派
向士兵們沈痛的解釋
這女俘隊
敵軍得這些軍械的人
需要更同戰者
但無恥的長官
卻說你是煽動兵士
有共黨黨的嫌疑

一個夜晚
在繁雜的風塵中
你化裝混走了

半年後
我在那城遇見你
你一面工作
一面在讀又大工學院
你說
「唯有科學
才能救中國。」

那時
我真為你的生活
驕傲

我像野鴉一樣
闖出了那窮鬼的地方
飛出來了

(七)

三年中
我們南北的隔障
今天的消息
並沒帶給我一分喜悅
因為你絕望地脫離
「這世界太污濁了
我只盼望
早一天回到
基隆為我們預備的
天國裏……」

也許
在這一連串的日子裏
你又過夠經受不起的風暴

也許
你又抵不住人們的輕蔑
懷想那潔潔的身世
而灰心

然而
朋友
這不是你一人的羞恥
它應該是屬於這世界的
剝奪你靈魂帶肉體的烙印
向全人類
控訴

朋友
以前你會向我鼓舞編
現在
請聽我熱情的
向你呼叫

你回來
朋友
帶着你的智慧和力量
一齊回來
——回到我們戰鬥的人羣中
朋友
朋友
讓我們迎着
一腳的艱苦和不幸
衝這吃人的社會制度
掃除

朋友
回來
讓那繁榮之流
沖去你發露的生活
讓熱誠在人羣裏的愛
給你毅力和勇氣

不要胆怯呀
朋友
只要不放棄
戰鬥
總有一天
我們會驕傲的生活
自由地工作

那時
我們都不再悲哀
不再心驚
不再寂寞
不再苦悶了……

(完)

被遺忘的山城

上官炎

想起了這被遺忘的山城
——這幾年沒有翻過一次圍城棉襖
我快要哭泣

那些長着可怕的大鼻子的人上人
那些終年沒有褲子穿的姑娘們
那些只在膝下鴨着、張着牛皮的鄉巴佬
那些深夜圍在密不透風的小屋裏吹大煤的
紳士們

這沒有血色的田野
這一串沒有血色的險相
如今我已離開了它
但當我想起了這被遺忘的山城
我快要哭泣呵

一個傳奇

民國三十一年×月×日的下午
從大門口寫着忠誠愛國的標語的縣政府
舉出兩名匪首：
有着農民的寬闊的肩
有着農民的粗壯的板腿
有着農民的鬆鬆的臉孔
如果沒有着上層着的一層條——
誰敢說他們是土匪呢！

卻們，被刺傷的刑的「土匪」
在該人的右列中是着
有劍子手的頭面去着
着對面地中會着他們的罪狀的真相
高聲去罵縣長，保安團長
和縣×區行政督察員

睛在寫上的神色混濁的縣長
時時擺擺着，命令他的兵士
用刺刀和膠帶制止罪犯的叫罵
但，那是徒勞的
他們的回答是：
匪聲愈高
罵聲愈烈

民衆以激烈的贊美的情緒
擁着他們到了刑場
突然，一陣狂風捲來了烏雲
黑耗他逼縣長的耳朵
「大黃土匪造城，
黑耗打開了
縣府起火

報告沒有完
縣長已被撞下了馬路

槍！呼喊，小就跪的哭，女人的尖銳的叫
……老頭兒像小蚌蚌一樣在地上打滾
劍子手垂下了柳棍
保安團團員割斷了自己的褲腰
紳士們像姨太太在到處找水井
鴉片和黃金一起丟進焚坑裏
燕雀兒
囚犯們敲下的腳鍊，手銬，鎖鍊
和火光，煙烟……

土地，在翻過來了
那一天，落日以出奇的光彩
把這小城染成了紅色後
夜的青色就降臨了
但沒有人看見縣監
只有一個小孩
目見一批鄉巴佬
和穿者已被裂開了的
麻披太太的褐色內衣的囚犯們
擁着縣長出西門去了

午夜
縣長抖擻地敲着城門回來
從守城的壯丁們神態緊張地監視着的
和槍口緊緊地對準着的城門回進城來
這是一樹謎
土匪並不取他的命
於是，軍隊開來了

市面上買不到商
捐稅的名目增加了

飽受凌辱的紳士
和他們的太太們
額手稱慶
這小城罪得和平

但對於這四鄉終年嚼包穀的人們
這是一個喜訊，也是一個噩夢呢！

河邊

昨夜，在雷聲電雨中

一位姑娘，從她的繡布機旁

走出去

！！不

她是從這佈滿着陰謀的網的鎮裏的人叢走

出去

委身給清白的小河了

小河，都愛着

接受了這濕漉的靈魂

把它交給了時光的水恆的奔流

母親，在河邊

以撕裂心肺的號哭

向那總着的巨人似的山嶺

向那喘着息的柏樹林

向平和地垂落的河水

向安靜地假寐着的沙灘

向仁慈地注視着的天

控訴

地址

黑漆漆的小河邊

像古代的水河

映着冰塊和黃沙

沖殺一切，播蓋一切

要火命的山嶺雲霧

噴出火來

那安詳的沙灘站起來

仁慈的天塌下來

要一切世上的良心變得殘暴

母親，在河邊

以撕裂心肺的呼喊

呼喚着她的

被無止境的勞役壓斷了脊梁的丈夫

被地主的私刑弄得殘廢而死的公公

被雜貨舖子老闆糟踏死的小兒子

在行伍中不知死活的兒子

母親，呼喚着所有被傷害而死去的人

從攻其車站起來

統治這山城，捉弄這山城灘上

母親，在嘴噙了奶子

哭盡了眼淚之後

睡在河邊，做了一個夢

在夢中

她看見大兒子开了官

帶着那麼多，那麼多的弟兄回來了

以至可以漲平這小小的山城

母親從夢中連出一陣狂笑

這便顯露發裂的狂笑

便石頭都跳動的狂笑

震醒了山谷

撥開着城頭上的鼓樓

一天向晚

（山中的夜晚當當是得來發燙的）

一個牧童在河邊放着牛羣

在夜霧陣陣的蒸籠中

他望見一位姑娘

在河邊洗滌她的頭髮

她把細柔的長髮推入水中

熱浪的頭也浸入水中

把上身投入水中

終於把最後一雙腳也沒入水中

牧童驚叫將跑了回來

但沒有誰家出走了姑娘

水中也撈不到屍體

人們究竟不是健忘的

從此再沒有牛羣在那兒追逐

再沒有小娃在那兒洗澡

藍豆的城牆纏繞着倒掛着水中

冬天

黃鴨在水中嬉戲

白鳥的屍體在風中搖曳着

盤旋了兩岸

煙 卷

勒 凡

「新一軍開入廣州啦！老兄！」

陳致興打着廣東官話大聲叫起來，寫到了旁邊的桌位同聲；幾個胸勾立刻就把他圍攔在中間，大家的眼光射着攤開在辦公桌上的一張報紙上。

近來陳致興變得更有些異樣，那塊冰冷的臉孔也顯得特別天真。在辦公室里常常可以聽到他講着廣東話，有時還起勁地揮舞着毛筆在辦公桌中間繞來繞去。

雖然第一顆原子彈爆發後，報紙就漲一倍價。然而陳致興却破了多年來的老例，偶然也會慷慨地掏出一張一百元的票子買一份「中央日報」，像獲得寶貝似的，仔細地攔了幾下，藏在口袋裏。

他跑進辦公室，頭一件事就按出一副眼鏡架在鼻樑上，顛着字打開剛買來的報紙，貪婪地在大概圖上搜索一溜，然後又喃喃念着那又小又模糊的紅數字。

陳致興到這兒來才一年的光景，他是從桂林逃難來的，來的時候就光是他自己一個人。據他說：逃難的時候原來是帶着他的老婆和五個小孩子一塊跑的，但想不到日本鬼那麼兇，他們離開桂林五六天，結果這被趕上，在南丹附近的地方他們被全家人衝散了；他只得來得及帶上一個七歲的兒子，一只氣跑到獨山。路上找不到東西吃，天氣又寒冷，他的兒子硬不會到獨山就死掉了。他喘着氣滾下那硬硬小泥路，跟着大眾人繼續前進。在路上他幸運地碰到一位老朋友，一位押軍軍官，給他幫忙塞進一輛軍車帶到貴陽去。到了貴陽找到原來的機關，那時餘空城早已滿了，他的管帶是一個「舊新留級」。在那物價高得嚇人和嚴禁的貧腸，他換過了整整一個月，身邊的兩個錢早就花得一乾二淨，在那些日子裏簡直就像過化子般的生活，每天在難民救濟所討了兩碗稀飯；晚上就

擠在難民所的人堆里，用一些稻草取暖。最後運氣來了，一位多年的上司替他想了許多辦法，才給他在昆明分局弄到一個位置。

他到昆明那天，剛好是元旦。

他帶着一個小包袱，披着一件破棉襖，蹣跚地跑進局里來，他才跨進大門，就被那迷宮的一個總差攔住。

「喂，你找誰？」

「我說：找熊局長。」他口吃地回答。

「什麼理呀？」那總差翻着白眼，打量着他，「今天不辦公。你明天來吧！」

那總差不耐煩地揮揮手請他出去，大門關上了。

他低着頭走出大門，惘然望着那人壓倒的街道。突然汗的一聲，一顆紅色的煙炮在他腳底噼噼起來，他嚇得連忙往後退，覺得兩條腿很酸軟，於是就坐在那大門前的階石上。

一顆鞭炮又不在他頭頂上爆炸，一羣野孩子從面前掠過。那邊走來許多人夾着一陣熱烈的鑼鼓聲，前高高低低翻滾着一條舞獅，烏巴跟着許多高脚人，周圍是一片嘩笑的聲音。

陳致興托着下腮，睜着發藍的眼睛，凝視着。

「喂，老陳！」轟地從他背發出一個熱烈的聲音，有人在他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

他彎過頭去，發覺那是在桂林時的老同事，又是同鄉，他高興得衝出了眼淚。他的朋友緊握着他那雙冰冷的手，用一種詢問的眼光對着他。

「你什麼時候到的？你的家眷呢？」

「今天剛到，剛到。」他忍不住，兩顆淚掉在臉頰上，「他們在南丹附近衝散了，我攆走的一個兒子也在半路上死了。」

他的朋友拍胸脯，嘆了一口氣。

他們順着那狹長而窄小的街道慢慢地踱着，一串鞭炮又在遠處響起。那天晚上，他就住在他的那間小房子里。

桂林收復一個月後，陳致與接到他老遠從廣東老家的一封信。信上說：他最近才到連黃河，去年在逃難的路上真是說不盡的淒涼苦痛，沿途都是向人乞求討飯；大女兒賣給人家當婢女了；大兒子在兩丹時就餓死了，直到現在還沒有下落，現在她身邊只剩下兩個最小的，他們都是死命才找回來的。

陳致與讀着他老婆的信，心頭又湧起一陣辛酸。然而，過後他又漸漸平靜了，似乎覺得這還沒有超聲，於是他又重新振作起來。勝利傳來的那晚上，他更是特別興奮。他拉了他的同鄉張李在一家小館子里喝酒。

「我們回到廣州大三元再痛飲吧！」他和老李碰杯，接着哈哈大笑。「我家裏還有幾塊肉，飯是總有得吃的。我們那兒還有海，呵！七八年了，我沒有看見那多闊的海呀……」

陳致與有點醉意了，他不斷地喃喃着，眼前彷彿呈現出一片藍色的景物，朦朧着。他們搖搖擺擺地走過大街，踏着石板路上鋪滿一層鞭炮的殘渣。到處是那聲許多人的湧來湧去；吉普車在人叢中穿梭着；那些黑紅臉的洋兵隨處睡熟了，而且還做了一個又甜又香的夢。他回到家裏倒在床上上氣不接下氣，而且還做了一個又甜又香的夢。

第二天他一早起來，立刻就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老婆。同時把這一個月來種種的一點錢，和積了兩個月的薪津一併寄出去。他信上說：「勝和來了，我們勝了八年的勝利終於來了。讓我們把過去一切的痛苦忘了吧！我不久就可以回家，你們等着吧！……」

勝利後沒有多少天，到處似乎可以嗅到勝利的氣味。物價忽然狂跌起來；八年來不會有的現象，又出現在人們的眼前。商店的門前張貼着，寫着紅色的紙條和布條，掛着大聲地招徠顧客；然而，這依然沒有多大效果，物價依然依舊退還舊價。

陳致與也覺得和別人驟的高傲。雖然他身上還穿着那件在逃難中帶來的已經破得不成樣子的棉襖，他前些年時時就打算換一件新的，然而那時

時候至少也得花兩三元呢，一個月死命賺來的就完蛋了。所以地始終沒有勇氣買；現在他的東西跌價了，而且一件八九元的，而且料子還挺不錯的，幸不過五六千元就弄得到。但他却反而更不想買了。有時經過那條舊舊衣服店，他會停下來檢起一件襖子，翻看一下，然後又輕蔑地退回原處，他在心里說：

「快回廣東了，回去只要花幾塊錢就買到一件新的。哼，我還要花這許多冤枉錢買這些舊貨呢！」他依然穿那件破棉襖。雖然在明明的夏天裏有點「如春」；然而中午的太陽直曬下來，烘得他隨着「一輪」的背，確實不大好受。可是，他漸漸不在乎，甚至還很自滿地笑着。

有時在深夜里，他還到個兒躲在房裏，低着頭在微黃的燈光下，卻發着那幾乎完全發覺的褲子，耐心地一下一下穿那那細小的針孔。

報紙上的大標題天天都登載着接收各大城市的消息。今天是哪一個大員飛到那個地方；明天又是哪一個；陳致與好像特別煩似的每次讀到它就像啞了一口痰酒般痛快，金副精神集中在那上面。日子久了，看多了，似乎又漸漸感到有點乏味，甚至還會有一種浪浪的口味口白語地說：

「又是一位大員要發復員財啦！」他氣憤地把全張報紙的新聞都讀遍了但彷彿還感到不夠滿意他，毫無趣味。相反地，在舊報紙的第一張版上，有時到一點可以感到他的資料，例如什麼商所有到廣州；什麼五項運送軍車出還；明明知道這都是些什麼，然而他還要在上面打打交遊，甚至還花了許多時間做些不必要的余額。他天時地地想。他每日可再弄些同僚，尤其是那班年青的傢伙，多半都是那班軍官，穿得整齊的，天天在大酒樓吃酒，有時還在辦公室裏玩弄。

陳致與確實有點恨紅，恨他自己又還有那那額額和木領夫和他們勾搭。有一次，老李對他說：「老陳你太老實了，這年頭我們這些小職員不往外頭找點門路，還有什麼辦法？何況做點生意這道不覺得什麼？你若現在局裏那一個不攪這一手。我們的地位豈不是穩穩起來的？不俱沒人說，而且多少人還稱讚他，羨慕他。哈！哈！」

民主使徒

潘瑛傳

第二幕

人物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潘瑛 已見第一幕

，因為他常是只看見自己，只注重自己的

幸福，而冷落別人，好幾有專在別人的痛苦

之上建立自己的幸福。雖然在他自己看起來

起來以為是幸福的，未必不是他自己刺痛

苦，可是這總不能不說是近於或就是自私

。這個人的情感多於理智，空想多於實際

，猶豫多於果斷，（雖然自以為果斷而實

在是盲動迷悟）所以他自己常陷於混亂而

不能自洽之中。所幸這個人始終算是屬於

好人，那一類的，不過一個好人終究還是

不夠的。

潘瑛 已見第一幕

胡廣雲 瑛的朋友，特務，壞蛋。

時間 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經明前夕

地點 地獄

布景 是一間簡陋的屋子，舞台面上的一間

客廳，客廳右手是以臥室，其間所謂客廳

臥室只是一間房子隔成兩間，為了起層

稍覺方便而已。客廳里只有幾張桌椅

零雜之類，相當凌亂，一看就知道這裏

的主人將要離開這兒了，是晚上，從窗子

上望出去可見山城那高低接近的燈塔亮，

檀良

不時可以聽見江上有搖櫓的人在呼喚，兩

頭夫的「拉客聲」，這地方應該在重慶的

林森路一帶，並且應該距離去海棠溪的碼

頭不遠。

開幕時潘瑛穿黑衫，正孤獨的坐在桌前寫

一篇東西背對着燈籠，外面可以聽見公共

汽車聲，輪渡以及木筏子滑過江水的聲音

，還有汽船汽笛聲。過了幾分鐘以後，

潘瑛從椅子上站起來穿黑衫，一些凌亂的

東西，來回的渡了兩轉，不時地仰起手臂

來看對錶。

瑛：哎，今天真走不成了！

（往窗口向外望了一望）

瑛：請天的霧又起來了，江上沒有人打漁！

（外面有人敲門）

瑛：找誰？

（外面的聲音）有位潘小姐潘瑛在嗎？

瑛：（驚惶地）你是誰？

（外面的聲音）是我！

（瑛急將桌上所有之文件納入一信封藏在

枕頭底下）

瑛：你是誰，叫什麼名字？

（外面的聲音）潘瑛！

瑛：什麼？

個女的！

瑞：爲什麼一定要做一個女的？

瑞：不但一個女的做不過，就是一個男的好像

也還不行，我自從離開四川離開離離爾你

們之後，我這個孤軍就作不起戰來了，好

幾年了，我只忙於遊蕩，忙於找飯，雖然

時常提著要求進步，可是終究爲了應付生

活，其意只是爲了一個人的飯碗，就給人

弄得精力盡了，今天我來到你的面前，

感到的似乎只有慚愧了！

瑞：這不能算怪你，你願一個人連最低微的理論

都不能解決，還能談到什麼進步發展，我

看，你也不應該懶懶的。

瑞：可是我不能不灰心了！

瑞：你也不能灰心，你應該有前途，只要你

不放棄，何況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你們男

比我們的究竟處處佔便宜，不過還是得

你自己不厭倦才行，七哥，你看，我累過

懶嗎？

瑞：我不懷疑你的話，可是我不能不懷疑我自

己，我面前堆了一大堆問題好像一匹就我

不到解答我的，瑞妹，我想你也不一定信得

過我，我實在是一個尋良的人，至少是一

個求善良的人，不過在這個社會風氣是到

處碰壁！

瑞：在這個社會里你想不碰壁是不可能的，因

爲這個社會壓根就得重新換過，所以我們

不能單求做一個好人爲滿足，必須要一個

好社會才行，那就是說不但是獨善其身，

還得兼善天下，七哥，你碰到這兒來，我

就說這些話，好像一點熱熱也沒有似的。

瑞：我正希望聽到你這些話，從今天起，我

決心又要同你們並肩作戰，可是你們又要

離開我了，我感到孤獨！

瑞：不會的，你走的道路只是轉的，不應該缺

乏同志，比如我，我覺得我已經看了很多

的同志，比如今天，就在這個屋子裏我現

有兩個最得手的同志或者說是最得力的

（蕭英與古光球入）

蕭：（活潑地）報告隊長！

古：（活潑地）我們回來了！

瑞：叨隊長！

瑞：他們說蕭英，是在嗎我，來，我給你們介

紹，蕭英你是認得的，這位就是徐剛才在

街上碰見以爲是清如的古光球古小姐。

古：幹嗎又小姐起來了！

瑞：嘿！古同志，先頭是我們的同志，如今是

的同學，現在是我的七哥蕭英來！

瑞：那也差不多一學生了！

古：好，那算是蕭英同志！

瑞：你請坐。

蕭：謝謝，你們團才剛隊長，弄得我一楞，我

以爲是在喊我，誰知道是在喊瑞妹，啊瑞

妹，你什麼時候當了隊長的？

蕭：還是二十七年的時候，那年九月你離開我

們以後，我們就被調到湖北麻城宋埠，我

們的排隊回來因爲作取有功陞官升爲第十

中隊分隊長了，誰叫你走的，你要他不走

，也許有個隊長的份兒了，是不？

瑞：你們都進的是軍部組，偏把我派到政治組

，我真覺得難堪，所以決定離開了。

蕭：我們進軍部組，也是我們爭來的呀，在漢

川的時候，那都還不是叫我們對政治組幾

個組隨便提，這是不提提軍部組，而是我

們什麼組也不提，就提提軍部組，但口說

你們一定是好奇心所驅使，將來一吃

不下那分苦，後來也不見蕭英和蕭英強

的結果才提了目的嗎？

瑞：可是能轉提，我好容易提了一代被入政治

組的命似的，後來總到別個隊伍去，我的

又是政治大隊，不但不提分隊長也算當了，

並且一直到現在當着這個政治分隊

長，所以那才……

蕭：不過我們團才提的已經不是分隊長了，因

爲分隊長早在二十八年一月又回爲勞苦功

高而晉升爲第二中隊隊長了。

瑞：好，團官官銜了，蕭英其體要叫時候斷

巴快多了。誰老實話，對於這政治隊長，我

並不到有什麼興趣。

蕭：說，說着好玩的，誰說你感興趣呢？

古：不過我記得你以前當兵時候，吃的那份

苦，仍舊是不該厭的。

瑞：我們團到軍部組的時候，我覺得生活還不

能算苦。

蕭：那以後的苦，你沒有吃着，比如三十七年

十月我們隨長官部從湖北麻城宋埠開拔，

經過黃安花園到安陸去，那長途的徒步行

這，在頗武漢撤退時，我們背著行李，鋪步去宜昌，淋着雨，冒槍子彈，可是在我們這些家長領導之下，安然共渡官局，而且沒有一個官員去騷擾或者落伍！

瑞：你們是什麼時候離開那兒的？

瑞：是二十八年五月，還有防如跟我們一道

瑞：以後呢？

瑞：以後我們就同防如一塊進了恩施的一個中學。

瑞：上學總比當兵要舒服得多，自由得多了罷？

瑞：舒舒？

瑞：抗戰時期的學生，生活恐怕也很苦，不過無論如何精神上行動上總比軍隊裏要自由得多了？

瑞：自由？

瑞：自由，不是嗎？

瑞：（搖着頭跌跌又入痛苦中）

古：我原先也奇怪，後來才知道在那個地方普通通一個學生就立不住腳，不管你功課多麼好也很難升班，就是升了班，也很難畢業，就是畢了業也是拿不到文憑的……

瑞：那為什麼？

瑞：因為我們在沒有自由的地方偏要自由，這樣沒有出路，你們甘願離開那兒好了

古：離開？也不准你離開。

瑞：那這不是噁獄了嗎？

古：還的，還如他們知道兒來是進來的，瑞：可是防如是在我逃了的第二年才回來的，瑞：你們為什麼不一塊逃出來呢？

瑞：七哥，我因為我逃了，防如就覺得替了我

瑞：那一天早晨，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我們進

瑞：那一個自由都沒有，這那兒是一個學校，這我們洗臉都要受人監視，我們的話，只准用 鋼針刺在肥皂上，直到今天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那肥皂上的字跡，記得那刻在肥皂上的同學，沒有她，我們是走不了

瑞：可是防如一個比我們年輕的孩子，

瑞：（瑞漸漸手舞足蹈中談談快快）

古：防如在他們逃走的當天下午給被捕了，以後受了一年的思想訓練，不，整整了一年才放出來的。

瑞：防如，受思想訓練？

古：凡是被認為思想不正確的就得受思想訓練，凡是被認為思想訓練的就得進集中營。

瑞：到這兒以後是不具好一點點了呢？

瑞：何嘗好一點，我們三個，經常一個或者兩個失業，並且在這兒又有一個被槍過。

瑞：你們誰被捕了？

瑞：倒不是我們三個，

古：也不是。

瑞：那是誰呢？

瑞：是瑞瑞呀！

瑞：他怎麼到這兒來了？

瑞：是的，在雙陽隊之後，他從從徐州出來投入我們隊裏，我們與他同時，他也選了伍，我們來重慶，他又跟防如到了重慶

瑞：（外面瑞瑞汽笛汽笛聲傳入）

瑞：他又怎麼了什麼呢？

瑞：這不是因為說了一句不小心的話，便被關了半年，才放出來的。

瑞：瑞妹，我好不容易在這兒講一句話？

瑞：可以。

瑞：防如伸伸頭對我答應談及早確定一下。

瑞：我們那學的寫信直到今天仍舊是友誼關係。

瑞：防如：

瑞：那你是防如的話是真的。

瑞：那你是……

瑞：那我不防如了自已嗎？是防如？

瑞：是防如，瑞妹。

瑞：可是犧牲了自已不紅不是送給別人嗎？至少也可以少犧牲別人了，不是嗎？

（防如在外面喊着：「瑞瑞妹，瑞瑞妹」，就走進來了）

瑞：瑞瑞妹，這位防如，朝這位……

瑞：昨天開打萬縣上來，今天又能在這兒看到你們，我真高興！

倩：七叔，我們等會再談罷，這姑姑你們的事，三叔說馬上就請他一個朋友過來。

瑞：三叔？

倩：就是騎驢叔叔。

瑞：他也到這兒來了？

倩：徐州失守以後，他就賣斷兩頭的跑到這兒來了，他現在這兒弄弄的政治學校。

瑞：怎麼一個騎驢叔叔的人也進政治學校了，你說他打發人送什麼車票錢？

倩：這姑姑他們明天到長期的早票錢，你還不知道，他們明天就要走了。

瑞：你們明天走，今天還沒有車票錢那怎麼成呢，這驢叔叔不作的，我去給你們想想辦法。

倩：我認爲也捺不住的，他不是昨天說好的今天開我一頭送錢的麼，可是我見過江來的時候，他鬼鬼祟祟的跑到我學校裏，又說他有事不能來了，我說你把我錢交給我帶去罷，他又東推西推的說馬上就請一個朋友過來，臨走的時候我什麼錢後就到底不發客，真不知道他這兒弄的什麼錢，也不知道他這兒弄的什麼錢。

瑞：算啦，算啦，別指著驢叔叔，他這個人向來不會做一點好事，還是讓我來想想辦法罷！

瑞：我知道你也經常在窮困之中，我們本來不想求他，可是這事又好像只有他比較還有辦法。七哥，你剛到這兒來恐怕還是人牛地了，不必麻煩你了。你別跟我客氣了，我這兒多少還有幾個朋友，好客，你們坐坐，等不上半個鐘頭我請回來。

（瑞說一溜煙的跑下）

古：索非，我這我們兩個是出去一遊，想想辦法罷，拍驢叔叔恐怕弄不住。

倩：好罷！

古：我也陪你們一跑走一跑找找熟人開開。

倩：那我也去罷！

古：你應該休息一下，同時在家庭等等消息看（蕭、潘古下）

瑞：（伏在桌上）我怎麼能够休息得下去呢！（外面拍車汽笛的汽笛聲又傳來，這夾雜着漁夫的聲響「這一網魚好！」以後又是水船划過水波的聲音。此時瑞姑起來踱到窗口去張望。）

瑞：魚不是該游在水裏的嗎，爲什麼一定得用網把牠們網來，難道這個世界上就永遠是人爲刀迫，魚爲魚肉嗎？

（傾盆地飛着外面有敲門聲發出羅仲亭）

瑞：進來！

（羅仲亭上）

仲：你一個人待在家里，你們到底什麼時候能走？

倩：你們不打算等飛機罷了麼，這的確不成話，不成世界，我在一個月以前就忙得昏眩，你們飛機罷，可是照例，登記，填表，審查，批示，好容易飛機所批准了，還是拿錢買不到票，你是知道的，那時候中國航空公司買票，我一天跑八趟，真令人可氣，原來紅領所批准以後發完你們該八號走，可今午明明，明後發，從初八拖到十八，從十八拖到二十八，今個不都二十九，你是一對那些買票的，他們說就是天天有票人想飛，要人走人，我們說不是人走！

瑞：我還是勸你不必如此，有些事情常常是爲了圖個新巴快活，自己就得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你這等活說出去，恐怕又是不要當，你忘了上次，你爲什麼被罰了呢？這事是爲了有些話講了圖個痛快，但是：

倩：但是頭可斷也可流，而頭非認清楚不可。要人想那一點與普通人不同，他們有三販六臂，要坐飛機就那幾方便，既不登照，也不審查，說走就飛，說上飛機，就上飛機。好像航空公司就專門給他們開得似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買票，何必搭客，那就甘願把飛機搬到家門口去罷！

瑞：你這等話又有什麼用呢？

倩：沒用，沒用就不發帳。沒用也得發。况且並非完全沒用，不是前天二十六號就發給那個買票的姓王的吵了一架，他才答應你們

昨天去試飛的嗎？

瑛：試飛不，真沒有用。我們帶把洋鎊到了飛機場，讓那隨着眼睛望飛機飛了，又只好打手找回來了。算算吧，我們不計那飛機費了。

仲：聽着開心！我這個人就專回來有折不回，我這目的不止，我給你保證，三天以內，我要是辦不到來飛機票，那你就把我……

瑛：不，不，之物我快半重走了，我們的車子已經修好，誰能到明天買票的說知只請到這了，不過……（到了沒有錢買票）

仲：不論我如何難過，總是我這的連一忙都……（瑛：我這得得清楚，我們在湖北……）

瑛：頭不必補償，也不必報答你是我的朋友，我有義務幫助我的朋友。

仲：我始終覺得你對我的關懷和幫助是超乎一種友情的上的。

瑛：的確這只是一種友好的情感，並且我可肯

許你，我對你和我對素素非球完全一樣。

仲：道理雖然如此，可是感情……

瑛：感情不如此嗎？當情到了，至少當情到了，我，它是錯了。我問你，當情不是一定就對。而我們又不能超出當情？

仲：這在我很難。

瑛：這在我很難。

仲：這在我很難。

瑛：這在我很難。

仲：這在我很難。

瑛：噢，得一步，我這兒也有……

仲：（欲去取錢到床頭上去取那一封信）

胡：（聲色俱厲）住手……

仲：（忙去到桌上取信）

胡：（聲色俱厲）住手……

仲：（聲色俱厲）住手……

胡：（聲色俱厲）住手……

仲：（聲色俱厲）住手……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胡：（把信放在桌上，揚長而去。）

前痛兒就叫我到你這兒來啦，我因有爲點小事就誤了一會，來晚了，步，勞你久等。

（瑛歎無所答）

胡：瑛兒，你是你們要用點兒錢，讓我通融一下，我已派管來了。

瑛：啊，胡先生是這意思，是希望等過時借給我們一點錢，瑛兒沒有說是胡先生借給我們錢，還是胡先生借我們錢，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胡：哈哈還有什麼關係，大家都不是外人，這原……（胡歎）

古：胡先生，你們雖然同胡先生見過兩次面，可是怎麼就談到借錢呢。請你不必客氣吧！

胡：唉，一可生，二回熟，大家雖然都是朋友，用不著講客氣。（又往懷中掏錢）

瑛：請胡先生別嫌煩了，我們實在不好意思接受你的錢，何況我們又沒有什麼急用……

胡：唉，瑛兒，告訴你們就委兩萬塊錢買汽車，這還算緊要緊要嗎？以後大家總是要求好的，唉，還有什麼不好意思……

瑛：胡先生，我們已經另外有了辦法啦。我還有一位七堂哥，馬上就要送一筆款子來，實在用不著啦！

胡：（掏出錢來）哎，那也沒有關係呀，總共才兩萬塊錢，拿幾張降上零用好吧！

瑛：七叔回來吧。（瑛氣憤的回來）

瑛：是吧，胡先生，這是胡慶雲先生，瑛學的朋友，還是我的七哥瑞璋。七哥，你不是

把錢拿回來了嗎？

（瑞璋搖一搖頭）

胡：你看怎麼了？好嘍，好嘍，收着吧！

（胡將兩萬塊錢放在桌子上）

瑛：好嘍，胡先生，謝謝你肯幫助我們，不過我們一定要還給你。

胡：（兩萬塊錢，還有壓，算盤，算盤，大家既然是朋友，以後的日子過得很哪！錢，小事情，彭嗎？不，我這兒還有。

（又裝模作樣的往懷中掏）

瑛：好嘍，好嘍！

胡：（重模重樣）要是不能的話，噢，我馬上回家再給你取去。

瑛：那我這兒有五千塊錢，你們拿去湊湊吧！

胡：七哥，你肯幫出吧！反正……

瑛：海吧，少是少，不過多一點好一點……

胡：（搶過了半天錢子瑞璋執意的交給他們了）

胡：我馬上回去取，取了馬上就來！

瑛：謝謝你，胡先生，你放到瑞璋的兩萬塊錢，如果胡先生不露聲我們也不能接受。

胡：好，好，以後再說，以後再說。

古：不必以後再說，如果胡先生執意不讓我們還的話，那我們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

胡：好，好，隨你們便好嘍！

瑛：胡先生，我們到了之後，每個月給你匯五千塊錢，四個月就還清你。

胡：好，好，別老提錢，老提錢這個玩意兒，真得掃興，這算得了什麼，我倒希望大家以後能時常通信，聯絡聯絡感情……

（均報之以沉默）

胡：啊，我給你們留個通信處好嘍！

（胡出一個日記本撕下一張紙粘上寫）

古：胡先生，用不着通信處，寄給你的錢就請轉轉好了！

胡：（連寫帶說）你看，說請你們別掛錢，又提錢……好嘍，好嘍，其處學字石，野雞六百八十五號胡慶雲啟……請收着。

（小娘們都不接）

瑛：請你放在桌子上吧！

胡：別的還有用得着我幫忙的地方嗎？要是有的話，我一定效勞。

瑛：沒什麼。

胡：謝謝你。

胡：喝茶吧……

（均報之以沉默）

胡：抽支烟……

瑛：（不能耐了）情你該回去嘍，兆珍，茶煙我們送他上輪船吧！

古：好，好，你們明天到底走得成不我想到海雲漢去送行。

瑛：你先回去吧！媽七哥。你陪請先生，我們送他上馬路去。

瑛：（嘆了一口氣）好，你們去吧！

（瑛，古，商，俯下）

瑛：（對準瑛無一言，胡伶伶的吸煙，而現焦灼之色，時時咳嗽）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瑛：（進來）

「唉，你不開才碰見他了嗎，怎麼還問？」
瑛：「噢，恭喜羅先生啦，訂婚喜事，是嗎？」

(仲便不安。)

瑛：對不起，羅先生，還是麻煩你再跑一趟大
公報館把那個訂婚啟事抄回來吧！

仲：為什麼？

瑛：為什麼，請你收回這封瑛妹不收的信。(

將信取出)

(仲·瑛，陷入痛苦中)

仲：(向瑛妹)……

瑛：三哥！

瑛：好，那我給你放在口袋裏！(納入仲的衣

袋)

(仲攔腰了地一撲奔向門外)

瑛：(獨白)

(頭顱進來了胡德雲)

胡：羅先生，慢走一步！

(抓住仲之去路)

瑛：(擦眼淚) 好像你你就在這兒辦這手續
吧吧，別不想，還是讓我替你們辦一次大公
報館吧！再見！

(瑛擦別弄眼淚下)

胡：(攔住仲) 請你不必操心，也不必管那，我
要同羅先生辦一點交涉。

仲：什麼交涉？

胡：一個文件。

仲：什麼文件？

胡：你身上的一個文件。

仲：我沒什麼文件。

胡：真的嗎？那就不要怪我失禮囉！

(親自搜得了剛才放在瑛袋裏的那封信)

)

胡：(拿信) 羅羅先生跟我去一趟。

仲：為什麼跟你去？

胡：爲了這封信你就得跟我去。

仲：請你看清楚什麼信？

胡：(拆信) 啊！

仲：(將信遞過) 請你認得清楚！你，你三番四次

的拆閱人家的私信……

(進來) 古，古，瑛！

(胡手足無措)

胡：啊，請你再見。(鼠竄)
瑛：今晚我們就得趕快打行李囉。

瑛：(自言自語地) 行李，恐怕很難帶出去，

瑛：仲亭，我忘了問你啦，剛才那封信呢？

仲：那末我看，我還是再跑一趟大公報館去重

寄發一個啟事去罷？

瑛：你……

(幕)

後 編

編後後還留下一點空白，這兒我們順便寫幾句
話。

我們這個文藝刊物是在「一二·一」運動後帝
國的。由於這次血淋淋的事實的教訓，使我們更加
加強了對惡勢力的社會合作的決心。因此，不管前
面有許多困難的阻礙，我們依然大踏步地嘗試。

對於今天內文藝，我們有着一個堅定的信念；
我們認爲今後所走的道路，必然是要結合着黨的政治
政治的發展，真正走向人民大眾的道路。然而，
我們認爲今天的文藝工作者在這方面表現得太少，
太不覺悟。自然這是由於中國這許多年不民主的政治
政治力下挫折着。不過我們認爲至少該從現在起，
澈底地拒絕這道存在的狹窄的個人主義的圈子，
以新的姿態，新的內容，真正爲人民大眾服務。這
是我們一點企望，也是我們對現實生活學不的方向。

固然，我們不過是一支幼稚單薄的羣衆，力量
是微弱的；但我們確信自己並不孤立。我們的理想
並不會落空。

我們很感戴胡先生賜答我們的大刺(殘餘的
溫暖)，這是一份最現實的寫照；在冬夜寒風中，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窮人，貧寒地圍着一個個
燒完的爐子；在那殘餘的灰燼上取暖，這是多麼
動人的一幅悲哀的圖畫呵！

末了，我們特別向讀者致歉的：「民主使徒」
這一期本來可以全部發完，但因爲需要關係；同
時作者胡先生認爲這期要加點時間修改第三版，
因爲它是全刊的中心；而需要特別強調和增補的。
所以我們只好讓它放在下一期，我們相信會一定使
讀者們更滿意的。

十二月

1

本片卷自 1946 年 1 期
至 1946 年 2 期